

“圣杯神器”系列



CITY OF FALLEN ANGELS  
CASSANDRA CLARE

# 墮落天使之城

“圣杯神器”系列所架构出来的世界，是我向往向往的天堂。——《暮光之城》作者斯蒂芬妮·梅尔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 著 袁萍 茹静 曾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圣杯神器”系列



CITY OF FALLEN ANGELS  
CASSANDRA CLARE

# 堕落天使之城

(美) 卡桑德拉·克莱尔 著 龚萍 茹静 管阳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9572

CITY OF FALLEN ANGELS; Copyright © 2011 by Cassandra Claire LL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天使之城/(美)卡桑德拉·克莱尔著;龚萍,  
茹静,管阳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圣杯神器”系列)  
 ISBN 978-7-02-013254-6

I. ①堕… II. ①卡… ②龚… ③茹… ④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3412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周洁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54-6  
定 价 6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 卷·一 灭绝天使

---

- 第一章 主 人 … 3
- 第二章 下 落 … 21
- 第三章 七 倍 … 29
- 第四章 八肢的艺术 … 42
- 第五章 地狱呼唤地狱 … 56
- 第六章 唤醒逝者 … 70
- 第七章 卢普斯护卫队 … 86
- 第八章 夜 行 … 101
- 第九章 爱火与怒火的纠缠 … 114

## 卷·二 为了每一条生命

---

- 第十章 河滨大道232号 … 125
- 第十一章 我们族类 … 137
- 第十二章 圣 所 … 146

- 第十三章 发现死去的女孩 … 158
- 第十四章 什么梦会来 … 172
- 第十五章 保佑勇士 … 182
- 第十六章 纽约天使 … 195
- 第十七章 该隐复活 … 207
- 第十八章 圣火的疤痕 … 222
- 第十九章 地狱满足了 … 240

卷·一  
灭绝天使

病苦潜行于黑暗之中。

灭绝天使高飞，

隐藏于无形之幕与沉默生性之下。

我辈不可见之，但体察其力，

终倾覆于其利剑之下。

——杰里米·泰勒，《葬礼布道》



# 第一章

## 主人

“就要咖啡，谢谢。”

服务生挑了一下描过的眉毛。“你不要点吃的吗？”她问道。她的口音很重，态度略带失望。

西蒙·刘易斯无法责备她。她可能希望得到更丰厚的小费，比单单一杯咖啡能得到的要多些。可吸血鬼不吃东西，这不是他的错。有时候在餐馆，他也会点些食物，仅仅为了保留那种表面上的正常样子。但在这个周二的深夜，当维赛卡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客人的时候，似乎就不值得如此麻烦了。“就要咖啡。”

服务生一耸肩，拿走了塑料压膜的菜单，为他下了单。西蒙向后靠坐在塑料硬质餐椅上，四下打量。维赛卡是在第九街和第二大道路口的一家餐厅，是下东区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这是就在家附近的一个老餐馆，墙上贴着黑白壁画，只要你每半小时点一杯咖啡，他们就可以让你坐上一整天。他们还有他曾经最喜欢吃的乌克兰素水饺和罗宋汤，可现在这些时光都已离他远去。

现在是十月中旬，他们刚刚把万圣节的装饰挂起来——一个摇摇晃晃的招牌上写着“不吃罗宋汤就捣蛋”，还有一个纸板剪出来的假吸血鬼，昵称作“薄饼卷库拉伯爵”。西蒙和克拉丽曾经觉得这些夸张的节日装饰滑稽至极。可是这个露着假牙穿着黑色斗篷的伯爵再也无法让西蒙感到那样有趣了。

西蒙望向窗外。这是个清爽的夜晚，风将落叶吹过第二大道，像是吹起一把把撒出的彩纸屑。路上有个独行的女孩，穿着紧身束腰带的大衣，长长的黑发随风飘动。她走过的时候人们都回头看她。过去西蒙也会像那样看向女孩子们，漫不经心地想她们要去什么地方，会去见什么人。不会是像他这样的男孩，这一点他很了解。

但除了这个女孩。餐厅正门上的铃铛在门打开的时候响了，伊莎贝尔·莱特伍德进来了。她一看到西蒙就笑了，并朝他走过来。她脱掉大衣，搭在椅背上，然后坐下了。大衣之下，她穿着一身克拉丽称之为“伊莎贝尔典型套装”的打扮：紧身丝绒短裙、渔网袜和靴子。一把匕首插在她左靴的上沿，西蒙知道只有他能



看见。可是，在她坐下向后撩动头发时，餐厅里的所有人还是看向她。无论她穿什么，伊莎贝尔都像烟火表演一样引人注目。

美丽的伊莎贝尔·莱特伍德。西蒙当初遇见她的时候，觉得她不会喜欢像他这样的男孩子。结果证明他几乎是正确的。伊莎贝尔喜欢她父母不赞同的那些男生，在她的世界里，这意味着暗影魅族——精灵、狼人和吸血鬼。他们在过去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时间里常常约会，这让他吃惊不已，即使他们的相处大多仅限于像今天这样的偶尔会面。即使他禁不住会想如果没有变成吸血鬼，如果他的整个人生没有在那一刻发生改变，他们会否这样约会？

她把一缕头发别在耳后，笑容灿烂。“你看上去不错。”

西蒙看了一眼餐厅窗户表面上反射出的自己。自从他们开始约会之后，伊莎贝尔在改变他外貌上的影响显而易见。她强迫他丢掉了那些连帽衫和运动鞋，换之以皮夹克和品牌皮靴。而那一双鞋就要三百美元。但他仍旧穿着颇具个人风格的印字衬衫——这一件上写着“存在主义者所做之事毫无意义”——但他的牛仔裤膝盖上不再有洞，口袋也不再撕开。他还把头发留长了，现在头发一直到眼睛上方，盖住了额头。但这个更多是出于必要，而不是因为伊莎贝尔。

克拉丽拿他的新形象开玩笑，可随后发觉西蒙恋爱生活的界线十分滑稽。她无法相信西蒙是在认真地和伊莎贝尔约会。当然，她也无法相信他还在以同样认真的方式和迈亚·罗伯茨约会。迈亚是他们的一个朋友，碰巧是个狼人。而且，她真的无法相信西蒙还没有把对方的事告诉两人中的任何一人。

西蒙也不确定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迈亚喜欢来他家，玩他的 Xbox——他们狼人所住的那个废弃警局里没有这玩意儿——直到她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来玩，临走的时候，她靠过来和他吻别。他满心欢喜，随后打电话给克拉丽，问她是不是需要告诉伊莎贝尔。“先搞清楚你和伊莎贝尔到底怎么回事，”她说，“然后再告诉她。”

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好建议。一个月过去了，他仍无法确定和伊莎贝尔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什么也没说。而且时间越久，说出这事的想法就变得越别扭。到目前为止，他处理得不错。伊莎贝尔和迈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几乎见不到对方。可对他来说不幸的是，这种情况马上要转变了。克拉丽的母亲和她长久以来的朋友卢克再过几周就要结婚了，伊莎贝尔和迈亚两人都受邀参加婚礼。一想到这件事，西蒙就感觉比想到在纽约的大街上被一群愤怒的吸血鬼猎人追捕还要更加恐怖。

“喂，”伊莎贝尔打断了他的出神，说道，“为什么是这里，而不去塔基餐厅？那里可以喝到血啊。”

她的音量让西蒙一皱眉。伊莎贝尔真的很不谨慎。所幸似乎并没有人听到，连返回的服务生也没在意。她把一杯咖啡重重放在西蒙面前，看了眼伊莎，也没让她点单就走了。

“我喜欢这里，”他说，“克拉丽和我以前常常来这里，就是她还在提斯克艺术学院上课的时候。他们的罗宋汤和薄饼卷都不错，薄饼卷就是像芝士馅的甜团子那样的东西，而且这里通宵营业。”

可伊莎贝尔并没有注意他所说的话，而是盯着他身后。“那个是什么？”

西蒙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那是薄饼卷库拉伯爵。”

“薄饼卷库拉伯爵？”

西蒙耸肩。“这是万圣节的装饰。薄饼卷库拉伯爵是为孩子们设计的。就像巧库拉伯爵，或者《芝麻街》里的那个伯爵，”他冲着她一脸茫然咧嘴一笑，“你知道的，他教孩子们怎么数数。”

伊莎贝尔摇摇头说：“有个电视节目里教孩子们数数的是吸血鬼？”

“如果你看过那个节目的话，就能明白了。”西蒙小声嘀咕。

“这种节目设计是有些神话基础的，”伊莎贝尔说着进入了暗影猎手讲课模式，“在有些传说中，吸血鬼对计数非常着迷。如果你在它们面前撒上一把米，就能迫使它们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转而去数每一粒米。当然，这些传说中没什么是真的，关于大蒜的那些也一样。吸血鬼也绝不会去教小孩子。吸血鬼是非常可怕的。”

“谢谢，”西蒙说，“这只是个玩笑，伊莎贝尔。他是个伯爵，喜欢数数。你知道的，‘孩子们，今天伯爵吃了什么呀？一块巧克力薄饼干，两块巧克力薄饼干，三块巧克力薄饼干……’”

餐厅的大门打开时，一阵冷风吹入，又有客人进来。伊莎贝尔一哆嗦，把黑色的丝巾拿了过来。“这不现实。”

“那你喜欢怎样？‘孩子们，今天伯爵吃了什么呀？一个无助的村民，两个无助的村民，三个无助的村民……’”

“嘘。”伊莎贝尔把丝巾在脖子上系好，向前一倾，手搭在了西蒙的腕上。突然间，她大大的黑眼睛变得炯炯有神，这种神采只有在她猎杀恶魔或者想到猎杀恶魔时才会出现。“看那边。”

西蒙随她的目光看过去，有两个男人站在盛着糕点的玻璃货柜前。货柜里有撒着厚厚糖霜的蛋糕、一盘盘酥卷和丹麦奶油酥皮饼。可这两个男人看起来似乎对食物都不感兴趣。他们两人都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简直瘦到那两张毫无血色

的脸上颧骨突出，像是两把尖刀。两人头发稀少灰白，眼睛也是苍白的浅灰色。他们穿着石板色的束腰大衣，长可及地。

“嘿，”伊莎贝尔说，“你觉得他们是什么？”

西蒙眯起眼睛，看着他们。他们两人也都盯着他，那两双没有睫毛的眼睛像是空洞一般。“他们看起来像是邪恶的花园地精。”

“他们是附属人，”伊莎贝尔压低声音说，“他们属于吸血鬼。”

“‘属于’是指……”

伊莎贝尔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我的天使啊，你对自己的同类一无所知，是吗？你是不是甚至连吸血鬼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啊？”

“这个啊，当一个妈妈吸血鬼和一个爸爸吸血鬼非常非常相爱的时候……”

伊莎贝尔冲他做了个鬼脸。“好吧，你知道的，吸血鬼繁衍后代和性没关系。但是我敢打赌，你并不真的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当然知道，”西蒙说，“我变成吸血鬼是因为我在死之前喝下了一点拉斐尔的血。喝下血加上死掉等于吸血鬼。”

“并不完全是这样，”伊莎贝尔说，“你变成吸血鬼是因为你喝下了一点拉斐尔的血，然后你被其他吸血鬼咬了，再然后你死了。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在某个时刻被咬一下。”

“为什么？”

“吸血鬼的唾液有……一种特性，一种让人改变的特性。”

“哇。”

“不要对我‘哇’。你才是那个有神奇唾液的人。吸血鬼把人带在身边，没血喝的时候就喝他们的——像是移动的食品贩售机，”伊莎满是厌恶地说道，“你可能认为他们会因为一直失血而变得虚弱，但吸血鬼的唾液实际上有治愈的功效，能提高他们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让他们更强壮更健康，也能让他们活得更久。这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喝人血并不违反《大律法》，那并不会真的伤害人。当然，偶尔吸血鬼会决定他不光想要个食物源，而是想要个从属物——这时他就会开始给那个自己咬过的人喂一点点吸血鬼的血。仅仅是为了让他听话，让他和主人保持某种联系。附属人崇拜他们的主人，喜欢服侍他们。他们想要的全部就只是在主人身边，就像那时你想回到迪蒙酒店的状态一样。你喝了那个吸血鬼的血，就会被拉回到他身边。”

“拉斐尔，”西蒙冷冷地说，“可这些天我并没有觉得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想要和他在一起，让我告诉你这点。”

“不，当你完全变成一个吸血鬼之后，这感觉就会消失了。只是附属人会崇拜他们的主人，并且不会违抗他们。你不明白吗？当你回到迪蒙酒店的时候，拉斐尔的人喝光了你的血，你死了，然后变成了一个吸血鬼。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喝光你的血，如果他们反而给你更多吸血鬼的血，你最终就会变成一个附属人。”

“这些真是有趣，”西蒙说，“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盯着我们。”

伊莎贝尔瞟了他们一眼。“他们是盯着你。也许他们的主人死了，他们在寻找另一个吸血鬼来拥有他们。你可以养宠物啊。”她咧嘴一笑。

“或者，”西蒙说，“也许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土豆煎饼。”

“附属人不吃食物。他们靠吸血鬼的血和动物血过活。这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长，他们并不永生，但衰老得非常非常慢。”

“很遗憾，”西蒙说着看向他们，“他们似乎无法保持他们的样貌。”

伊莎贝尔坐直了。“他们朝这边走过来了。我想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了。”

附属人的移动好似脚下有轮子，他们看上去没有抬步，而是无声地向前滑行。他们只用了几秒钟就穿过了餐厅。他们靠近西蒙的桌子时，伊莎贝尔已经从靴口猛地拔出了如同细高跟鞋鞋跟似的尖利匕首。匕首横在桌上，在餐厅荧荧的灯光下闪着微光。这是把沉甸甸的深色银质匕首，两侧的柄上都烙有十字。大部分驱逐吸血鬼的武器似乎都有十字架，西蒙想，这是假定大多数吸血鬼都是基督徒。谁知道自己信仰一个少数宗教会带来如此的好处呢？

“已经够近了。”当两个附属人在桌边停下时，伊莎贝尔说。她的手指朝匕首缓缓移动。“说出你们的事由，你们两个。”

“暗影猎手，”左边的那个家伙嘶嘶地低声说，“我们没听说这件事情里还有你。”

伊莎贝尔扬起精致的眉毛。“那会是什么事情？”

第二个附属人伸出一根灰白的长手指，指着西蒙，指尖的指甲蜡黄但尖利。“我们找日光行者有事。”

“不，你们不会，”西蒙说，“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从没见过你们。”

“我是沃克先生，”第一个家伙说，“我身边的是阿切尔先生。我们为纽约最有权势的吸血鬼服务，最伟大的曼哈顿部落的主事。”

“拉斐尔·圣地亚哥，”伊莎贝尔说，“这样的话，你们一定知道西蒙不属于任何部落。他是自由身。”

沃克先生淡淡一笑。“我的主人希望这种状况可以得到改变。”

越过餐桌，西蒙与伊莎贝尔的眼神交会了一下。后者一耸肩，说：“拉斐尔没告诉你他想要你远离部落吗？”

“可能他改变主意了，”西蒙说，“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喜怒无常，变幻莫测。”

“我不会知道。在那次我威胁说要用大烛台杀了他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了。不过，他倒守信，没有退缩。”

“很好。”西蒙说。那两个附属人盯着他，他们的眼睛是一种淡淡的灰白色，像是脏了的雪。“如果拉斐尔想让我加入部落，那是因为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们最好也告诉我，那是什么。”

“我们并不知晓主人的计划。”阿切尔先生傲慢地说道。

“那么，这事没门儿，”西蒙说，“我不会去的。”

“如果你不愿跟我们一起去，我们有权使用武力带你前去。”

匕首似乎一跃而至伊莎贝尔的手中。或者说，至少她似乎一动没动，可已经握住匕首了。她轻轻转动着匕首说：“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不会那么干的。”

阿切尔先生朝她龇着牙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天使之子变成暗影魅族的凶野保镖了？我认为你不该管这种事情，伊莎贝尔·莱特伍德。”

“我不是他的保镖，”伊莎贝尔说，“我是他的女朋友。这个身份让我有权狠狠揍你们一顿，如果你们找他麻烦的话。事情就是这样。”

女朋友？西蒙一惊，讶异地看着她。可她却用目光逼视着两个附属人，那双深色的眼睛闪着光。一方面，西蒙之前从没想过伊莎贝尔会自称他的女朋友。另一方面，这恰恰表明他的生活已变得多么奇特。这句话是让他今晚最感吃惊的一点，而不是纽约最有权势的吸血鬼召他前去会面。

“我的主人，”沃克先生用他能想到的最柔和的语调说，“有个提议，是向日光行者——”

“他的名字是西蒙，西蒙·刘易斯。”

“是向刘易斯先生提出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刘易斯先生愿意和我们一起前去，听我的主人说说这个提议，他将会受益匪浅。我以主人的名誉发誓，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日光行者，而且如果你想拒绝我主人的提议，你也将有权自由选择。”

我的主人，我的主人。沃克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既有一种仰慕，也有一丝畏惧。西蒙心里微微一抖，如此依赖一个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真正的意志，多么可怕啊。

伊莎贝尔摇着头，向西蒙做出“不”的口型。也许她是对的，他想。伊莎贝尔是个出色的暗影猎手，她从十二岁起就追捕各种恶魔以及触犯律法的暗影魅族，包括那些凶野的吸血鬼、施展黑魔法的巫师、失控并且会吃人的狼人。她也许比同龄的暗影猎手都更擅长做这些事情，除了哥哥杰斯之外。还有塞巴斯蒂安，西蒙想，他比他们两个都要更优秀，可是他已经死了。

“好吧，”他说，“我去。”

伊莎贝尔瞪圆了眼睛。“西蒙！”

两个附属人都搓了搓双手，像是漫画书里的坏蛋那样。那个动作其实并不吓人，只是他们两人在同一时间做了一模一样的动作，好像他们是木偶，提线被同时拉动了似的。

“好极了。”阿切尔先生说。

伊莎贝尔把匕首哐当一声重重摔在桌上，俯身向前，她光泽的黑发擦过桌面。“西蒙，”她焦急地低声说，“别犯傻了。你没道理跟他们一起去的。而且拉斐尔是个混蛋。”

“拉斐尔是吸血鬼首领，”西蒙说，“是他的血让我成了吸血鬼。他是我的——随便他们怎么叫。”

“始祖、创造者、孕育者——他做的事可以有无数个名字，”伊莎贝尔心烦意乱地说，“也许是他的血让你成了吸血鬼，可那并没有让你成为日光行者。”越过餐桌，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杰斯让你成为了日光行者。可她绝不会大声说出来，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知道真相，知道关于杰斯出身的全部故事，以及因此让西蒙所成为的样子。“你不需要他说什么就做什么。”

“我当然不需要，”西蒙压低了声音说，“可如果我拒绝过去，你觉得拉斐尔会就此罢手吗？他不会。他们会一直来找我。”他朝一边偷偷看了看附属人。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同意西蒙的说法，尽管这可能只是他的想象。“他们会到各种地方去烦我，我出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克拉丽家里的时候——”

“什么？克拉丽应付不了这个吗？”伊莎贝尔一甩手，“好吧。那至少让我和你一起去。”

“当然不行，”阿切尔先生打断了他们，“这不关暗影猎手的事。这是黑夜之子的事情。”

“我不会——”

“《大律法》赋予我们私下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沃克先生生硬地说，“只在我们自己人之间。”

西蒙看了看他们。“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他说，“我想和伊莎贝尔谈谈。”

一时间，众人都陷入了沉默。在他们周围，餐厅里的一切照旧。这里迎来了夜间的高峰，因为附近的影院散场了。服务生四下忙碌，给客人端上一盘盘热腾腾的食物；恋人们在旁边的座位上笑着聊天；厨师们在柜台后相互高喊着客人的订单。没人看他们，也没人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西蒙现在已经习惯了魔法伪装，但他有时候还是禁不住觉得和伊莎贝尔在一起，自己像是被无形的玻璃墙包围着，与其余所有人隔离，与他们的日常事务无关。

“很好，”沃克先生说说着后退了一步，“可我的主人不喜欢等太久。”

他们朝门口退去，显然对人们进进出出所带来的冷空气并不在意，他们像是雕塑似的站在那里。西蒙转向伊莎贝尔。“没事的，”他说，“他们不会伤害我，也不能伤到我。拉斐尔知道关于……”他很不自在地指着自己的额头，“这个的一切。”

伊莎贝尔越过桌子伸手过来，把他的头发撩起，她的这种触摸像是医生做检查，一点也不温柔。她皱了皱眉。西蒙自己在镜子里无数次地看过这道印记，他非常清楚印记是什么样子，像是有人用一支很细的画笔在他的额头上画了个简单的图案，就在眉眼之间的上方。印记的形状似乎有时会变化，好像云中流动的图形，但颜色总是黑色，并且清晰可见，不知怎的，看上去还有些吓人，像是用另一种语言写就的一道警示。

“这个真的……有效？”她轻声说。

“拉斐尔觉得有效，”西蒙说，“而且我也没理由觉得它不管用。”他抓住了她的手腕，从自己的眼前挪开。“我会没事的，伊莎贝尔。”

她叹了口气。“我所受的一切训练都告诉我这并不是个好主意。”

西蒙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好了。你很好奇拉斐尔想要什么，对吗？”

伊莎贝尔拍了拍他的手，往后坐了坐。“你回来以后要告诉我一切。先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西蒙站起来，拉上外套，“你再帮我个忙，好吗？事实上，是两个。”

她警觉地看着他，但又觉得有趣。“什么？”

“克拉丽说她今晚会在学院里训练。如果你碰巧遇到她，别告诉她我去哪儿了。她会无缘无故地担心。”

伊莎贝尔转了转眼珠。“好的，没问题。第二个忙呢？”

西蒙俯身过去，吻了她的脸颊。“你走之前尝尝罗宋汤，味道棒极了。”

沃克先生和阿切尔先生是极其不善言谈的同伴，他们静静地领着西蒙穿过下东区的街道。他们以那种怪异的滑行步伐，保持在西蒙前方几步远的距离。夜已经深了，可城市的人行道上还满是人——下了晚班的人、结束晚宴回家的人。人们都低着头，竖起领子抵御强劲的寒风。圣马可街的路边上支起一排折叠牌桌，什么都有得买，廉价袜子、纽约城市铅笔素描、熏黑的檀香。落叶滚过人行道，像是干了的骨头似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空气中的气味像是汽车尾气与檀香的混合，在这种味道之下还有人的气息——肌肤与血肉。

西蒙的胃中一紧。他努力在自己的房间里储存足够多的动物血——现在，他在衣橱里面放了一台小冰箱，那地方他妈妈不会看到——这样他就不会总感到饥饿。那血的味道让人作呕。他曾认为自己会习惯，甚至会变得想喝那东西。可是尽管这能缓解他的饥饿感，但从没让他感到可以好好享受那东西，就像他曾经享受巧克力、素馅玉米面饼或是咖啡冰淇淋那样。那东西一直只是血而已。

可是感到饥饿会更糟糕。饿了就意味着他会闻到自己不想闻到的东西——皮肤上咸咸的味道、从陌生人的毛孔中所渗透出的血液那种甜美而将要腐烂的味道。这会让他感到饥饿、扭曲，一切都不对劲。他弓起身子，把拳头塞进外套的口袋里，尝试用嘴呼吸。

他们刚转进第三大街，就在一家餐厅前停住了。餐厅的招牌上写着“回廊咖啡厅。花园全年开放”。西蒙眨眼看了看招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这是主人选的见面地点。”沃克先生语调淡淡地说。

“啊？”西蒙有些不解，“我本想着拉斐尔的风格应该更加……你知道的，会把见面安排在一座没祝圣过的教堂顶，或者是堆满人骨的地下室里。他给我的印象从不是这种时髦餐厅的风格。”

两个附属人盯着他。“有问题吗，日光行者？”阿切尔先生终于问道。

西蒙隐隐感到一丝责难。“不，没问题。”

餐厅里面很暗，沿一面墙边是大理石台面的吧台。他们穿过房间，走向后面的一扇门，没有侍者或者服务生招呼他们。这扇门通往花园。

许多纽约的餐厅都有花园露台，只是很少会开放到一年中的这个时节。这座花园位于几幢大楼之间的庭院，墙壁上画满了立体而逼真的壁画，画中是开满鲜花的意大利花园。树叶因秋天的到来而变得或金黄或赤褐，树干上则挂满了一串串白色的小灯，还有餐桌间散布的取暖灯发出微红的光亮。庭院中间一座小喷泉发出音乐般的流水声。



只有一张桌子有人，但不是拉斐尔。一个苗条的女人戴着一顶宽边礼帽，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前。西蒙正满是疑惑地张望着，她扬起手，朝他打了个招呼。他转身看看后面，当然，身后没有人。沃克和阿切尔又开始往前走。西蒙大为不解，跟着他们穿过庭院，在距离那女人坐的地方几步远之处停下来。

沃克深鞠一躬。“主人。”他说。

女人一笑。“沃克，”她说，“还有阿切尔，非常好。谢谢你们把西蒙带来我这儿。”

“等一下，”西蒙看看这个女人，又看看两个附属人，接着又看向这个女人，“你不是拉斐尔。”

“哦，不。”女人摘掉帽子，一大束淡金色的头发散落至她的肩头，在圣诞彩灯下耀眼夺目。她脸庞光滑白皙，一张鹅蛋脸十分美貌，还有一双大大的淡绿色眼睛引人注目。她戴着黑色的长手套，身穿黑色真丝衬衫和直筒裙，脖子上系着条黑色围巾。要想说出她的年纪有些困难——或者说，她可能是在什么年纪变成吸血鬼。“我是卡米尔·贝尔科特。很高兴见到你。”

她伸出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

“他们告诉我是来这儿见拉斐尔·圣地亚哥的，”西蒙说，他没有去握那只手，“你是效命于他吗？”

卡米尔·贝尔科特大笑起来，像是潺潺流水的喷泉。“当然不是！尽管他曾经效命于我。”

这下西蒙想起来了。我以为主事吸血鬼是其他什么人，在伊德里斯，他曾对拉斐尔说过。那感觉好像是很久以前了。

“卡米尔还没回归我们的队伍，”拉斐尔是这么答复的，“我代替她主事。”

“你是主事吸血鬼，”西蒙说，“曼哈顿部落的主事。”他转身看向附属人。“你们骗了我。你们告诉我要见的是拉斐尔。”

“我说的是你会见到我们的主人。”沃克先生说。他的眼睛很大，但空洞无神。这种空洞让西蒙思忖他们是否甚至有意误导他，或者他们是否仅仅像编了程序的机器人，只会说主人让他们说的话，对于剧本之外的内容一无所知。“而她就在这儿。”

“的确，”卡米尔朝她的附属人抛去一个灿烂的笑容，“请离开吧，沃克，阿切尔。我需要和西蒙单独谈谈。”她说这话的方式有些不同——就是说出他的名字和“单独”二字时——好像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爱抚。

附属人鞠了一躬，然后退出去了。当阿切尔先生转身走开时，西蒙在他喉咙